

脈學輯要目錄

卷上

總說

卷中

浮

芤

滑

洪

數附疾

促

弦

緊

沈

伏

革

牢

實

微

目錄

一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四

二五

二七

二七

二九

三〇

三〇

三二

三三

瀉

細一日軟即濡又作栗軟

弱

虛

散

緩

遲

結

代

動

長

短

卷下

婦人

小兒

怪脈

三三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〇

四一

四三

四四

四六

四八

五一

五三

五五

脈學輯要卷上

東都 丹波元簡廉夫 著

總說

朱奉議曰。凡初下指。先以中指端。按得關位。掌後高骨爲關。乃齊下前後二指。爲三部脈。前指寸口也。後指尺部也。若人臂長。乃疎下指。臂短則密下指。活人書

汪石山曰。揣得高骨。厭中。指于高骨。以定關位。然後下前後兩指。以取尺寸。不必拘一寸九分之說也。張訣刊誤附錄

案二說。原于脈經分別三關境界脈候篇。

楊仁齋曰。凡三部之脈。大約一寸九分。人之長者。僅加之。而中人以下。多不及此分寸也。究其精微。關之部位。其肌肉隱隱而高。中取其關。而上下分之。則人雖長短不侔。而三部之分。亦隨其長短而自定矣。是必先按寸口。次及於關。又次及尺。每部下指。初則浮按消息之。次則中按消息之。又次則沉按消息之。浮以診其腑。沉以診其臟。中以診其胃氣。於是舉指而上。復隱指而下。又復撈相進退。而消息之。心領意會。十得八九。然後三指齊按。候其前後往來。接續間斷何如耳。麻張真經

徐春甫曰。脈有三部。曰寸。曰關。曰尺。寸部法天。關部法人。尺部法地。寸部候上。自胸心肺咽喉頭目之有疾也。關部候中。自胸膈以下。至小腹之有疾也。脾胃肝膽皆在中也。尺部候下。自少腹腰腎膝胫足之有疾也。大腸小腸膀胱皆在下也。皆內經所謂上以候上。下以候下。而理勢之所不容間也。其候豈不易驗哉。古今醫統

案此十八難三部上中下診候之法也。蓋致內經有寸口氣口之名。而無並關尺爲三部之義。難經昉立關尺之目。而無左右府藏分配之說。其有左右府藏分配之說。始于王叔和焉。十八難所謂三部四經。未必以左右定十二經之謂。只其言太簡。不可解了。故左右部位挨配之說。諸家紛然。互爲詆訾。要之鑿空耳。三焦者。有名無狀。所隸甚廣。豈有以一寸部候之之理乎。小腸居下焦。假令與心爲表裏。豈有屬諸寸位。候于上部之理乎。三部四經。全可解了。其言如此。不可以爲準也。脈要精微論。尺內兩傍。季脇也。一節。乃循尺膚之法。註家遂取難經寸關尺之部位。及三部四經之義。并用叔和左右分配之說以解釋之。後賈奉爲診家之權要。亦何不思之甚也。矧左爲人迎。右爲氣口之類。率皆無稽之談。不可憑也。詳傷寒論言脈者。曰三部。曰寸口。曰關上。曰尺中。曰尺寸。曰陰陽。未有言左右者。乃與難經三部上中下。診候之法符矣。夫仲景爲醫家萬世之師表。孰不遵依其訓乎。王叔和於分別三關境界脈候篇則云。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腰。尺主射下焦。少腹及足。此叔和別發一義者。乃十八難三部診法。而仲景所主也。今診病者。上部有疾。應見于寸口。中部有疾。應見于關上。下部有疾。應見于尺中。此其最的實明驗者。春甫之言。信爲不謬焉。轉舉吳氏脈語。亦揭此診法云。正與素問以脈之上中下三部。診人身之上中下三部。其理若合符。

節然。學者其可離經以徇俗乎哉。可以爲知言而已。離經原文無左右字面。後人却添此二字立說。竟失古義矣。

王十亨曰。說脈之法。其要有三。曰人迎。在結喉兩傍。取之應指而動。此部法天。二曰三部。謂寸關尺。在腕上側。有骨稍高曰高骨。先以中指按骨。搭指面落處。謂之關。前指爲寸部。後指爲尺部。尺寸以分陰陽。陽降陰升。通度由關以出入。故謂之關。此部法人。三曰趺陽。在足面繫鞋之所。按之應指而動者。是也。此部法地。三者皆氣之出入要會。所以能決吉凶死生。凡三處大小遲速相應齊等。則爲無病之人。故曰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未知生死。所以三者決死生之要也。全生指迷方

案此三部診法。本於仲景序語所立。爲診家之章程矣。嘗驗人迎脈。恆大于兩手寸口脈數倍。未見相應齊等者。何夢瑤曰。人迎脈恆大于兩手寸脈。從無寸口反大于人迎者。是言信然。

滑伯仁曰。凡診脈之道。先須調平自己氣息。男左女右。先以中指定得關位。却齊下前後二指。初輕按以消息之。次中按消息之。然後自寸關至尺。逐部尋究。一呼一吸之間。要以脈行四至爲率。閏以太息。脈五至爲平脈也。其有太過不及。則爲病脈。看有何部。各以其脈斷之。診家秘要

又曰。三部之內。大小浮沉遲數同等。尺寸陰陽高下相符。男女左右強弱相應。四時之脈不相戾。命曰平人。其或一部之內。獨大獨小。偏遲偏疾。左右強弱相反。四時男女之相背。皆病脈也。凡病之見。在上曰上病。在

下曰下病。左曰左病。右曰右病也。

又曰持脈之要有三。曰舉。曰按。曰尋。輕手循之曰舉。重手取之曰按。不輕不重。委曲求之曰尋。初持脈。輕手候之。脈見皮膚之間者。陽也。府也。亦心肺之應也。重手得之。脈附於肉下者。陰也。藏也。亦肝腎之應也。不輕不重。中而取之。其脈應於血肉之間者。陰陽相適。中和之應。脾胃之候也。若沉中沉之不見。則委曲而求之。若隱若見。則陰陽伏匿之脈也。三部皆然。

汪石山曰。按消息。謂詳細審察也。推。謂以指那移于部之上下而診之。以脈有長短之類也。又以指那移于部之內外而診之。以脈有雙弦單弦之類也。又以指推開其筋而診之。以脈有沉伏止絕之類也。

案脈經云。以意消息。進退舉按之。脈要精微云。推而外之云云。石山釋消息及推字者。本此也。

吳山甫曰。東垣著此事。難知。謂脈貴有神。有神者有力也。雖六數七極。三遲二敗。猶生。此得診家精一之旨也。節菴辨傷寒脈法。以脈來有力爲陽證。沉微無力爲陰證。此發傷寒家之矇瞶也。杜清碧診論曰。浮而有力爲風。無力爲虛。沉而有力爲積。無力爲氣。遲而有力爲痛。無力爲冷。數而有力爲熱。無力爲瘡。各於其部見之。此得診家之領要也。脈

孫光裕曰。愚按有力。亦不足以狀其神。夫所謂神。滋生胃氣之神也。於浮

沉遲數之中。有一段冲和神氣。不疾不徐。雖病無虞。以百病四時。皆以胃氣爲本是也。蔡氏曰。凡脈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浮不沉。不瀦不滑。應手中和。意思欣欣。難以名狀者。爲胃氣。素問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以此

太初脈辨

滑伯仁曰。察脈須識上下來去至止六字。不明此六字。則陰陽虛實不別也。上者爲陽。來者爲陽。至者爲陽。下者爲陰。去者爲陰。止者爲陰也。上者。自尺部上於寸口。陽生於陰也。下者。自寸口下於尺部。陰生於陽也。來者。自骨肉之分。而出於皮膚之際。氣之升也。去者。自皮膚之際。而還於骨肉之分。氣之降也。應曰至。息曰止也。

又曰。診脈須要先識時脈胃脈。與府藏平脈。然後及於病脈。時脈謂春三月。六部中帶弦。夏三月俱帶洪。秋三月俱帶浮。冬三月俱帶沈。胃脈謂中按得之脈和緩。府藏平脈。心脈浮大而散。肺脈浮瀦而短。肝脈弦而長。脾脈緩而大。腎脈沈而軟滑。凡人府藏脈既平。胃脈和。又應時脈。乃無病者也。反此爲病。

府藏部位。得氏原五難法爲說。詳見醫要。今不繁引。

案府藏平脈。非指下可辨。蓋胃者五藏六府之大源也。胃脈和平。正知府藏之和平。即是應手中和者。不必逐部尋究也。

陳遠公曰。看脈須看有神無神。實是秘訣。而有神無神。何以別之。無論浮

沉遲數。滑滑大小之各脈。按指之下。若有條理。先後秩然不亂者。此有神之至也。若按指而充然有力者。有神之次也。其餘按指而微微鼓動者。亦謂有神。倘按之而散亂者。或有或無者。或來有力。而去無力者。或輕按有。而重按絕無者。或時而續。時而斷者。或欲續而不能。或欲接而不得。或沉細之中。倏有依稀之狀。或洪大之內。忽有飄渺之形。皆是無神之脈。脈至無神。卽爲可畏。當用大補之劑。急救之。倘因循等待。必變爲死脈。而後救之晚矣。辨證錄

又曰。平脈者。言各脈之得其平也。如浮不甚浮。沉不甚沉。遲不甚遲。數不甚數耳。人現平脈。多是胃氣之全也。胃氣無傷。又寧有疾病哉。此脈之所以貴得平耳。

王士亨曰。人生所稟氣血有變。故脈亦異常。有偏大偏小者。或一部之位無脈者。或轉移在他處者。其形或如蛇行雀啄亂絲。如旋轉於指下者。或有受氣自然者。或有因驚恐大病憂悲。精神離散。遂致轉移而不守也。此陰陽變化不測。不可以理推。若不因是而得此脈者。非壽脈也。

祝茹穹曰。人一身以胃爲主。一陽之氣升于上。中實絳生物。其在脈中。難取形狀。診脈者。指下按之。渾渾緩緩。無形之可擬者。爲平脈也。但覺有形。便是六淫阻滯。便是病脈耳。心醫集

何夢瑤曰。四時之升降動靜。發斂伸縮。相爲對待者也。極于二至。平於二分。故脈子月極沈。午月極浮。至卯酉而平。觀經文謂秋脈中衡。又謂夏脈在膚。秋脈下膚。冬脈在骨。則秋之不當以浮可言可知也。特以肺位至高。其脈浮。秋金配肺。故示言浮耳。夫秋初之脈。仍帶夏象。言浮猶可。若于酉戌之月。仍求浮脈。不亦惑乎。夫于春言長滑。則于秋言短澀可知。于冬言沈實。則于夏言浮虛可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在讀者之領會耳。醫編

案平脈不一。所謂不緩不急。不澀不滑。不畏不短。不低不昂。不縱不橫。此形象之平也。一應五至。應數之平也。弦洪毛石。四時之平也。而人之稟賦不同。脈亦不一其形。此乃稟受之平也。吾家君有平脈。致一書。嘗詳及此云。

董西園曰。脈者血之府也。血充脈中。緣氣流行。肢體百骸。無所不到。故爲氣血之先機。憑此可以察氣血之盛衰。疾病未形。脈先昭著。故云先機。所謂脈者。即經脈也。若專以經爲脈。則反遺言氣血。但言血則遺氣。但言氣則遺血。故以脈明之。凡邪正虛實寒熱。憑此可推而得焉。醫級

又曰。瘦者肌肉薄。其脈輕手可得。應如浮狀。肥者肌肉豐。其脈重按乃見。當如沈類。反者必病。浮大動數滑。陽也。人無疾病。六部見此。謂之六陽脈。非病脈也。其人稟氣必厚。多陽少陰。病則多火。沈弱澀微。陰也。人

無所苦。六部皆然。謂之六陰脈。其人稟氣清平。多陰少陽。病則多寒。但六陰六陽之脈。不多見。偏見而不全見者。多有之。

吳幼清曰。五臟六腑之經。分布手與足。凡十二脈。魚際下寸內九分。尺內七分者。手太陰肺經之一脈也。醫者於左右寸關尺。輒名之曰此心脈。此脾脈。此肝脈。此腎脈。非也。手三部皆肺藏。而分其部位。以候他藏之氣焉耳。其說見於素問。脈要精微論。而其所以然之故。則秦越人八十一難之首章發明至矣。是何也。脈者血之流。氣使然也。肺居五藏之上。氣所出入之門戶也。脈行始肺終肝。而復會於肺。故其經穴名曰氣口。而爲脈之大會。一身之氣。必於是占焉。吳文定公集附邪志可序何夢瑤曰。脈之形體。長而圓。如以水貫葱葉中。有長有短。有大有小。有虛有實。有緩有急。脈之行動。如以氣鼓葱葉中之水。使之流動也。有浮有沈。有遲有數。有瀦有滑。

柳貫曰。古以動數候脈。是喫緊語。須候五十動。乃知五藏缺失。今人指到腕骨。卽云見了。夫五十動。豈彈指間事耶。故學者當診脈問證。聽聲觀色。斯備四診而無失。進傳集〇類編脈學引

汪石山曰。脈經云。浮爲風。爲虛。爲氣。爲嘔。爲厥。爲痞。爲脹。爲滿。不食。爲熱。爲內結等類。所主不一。數十餘病。假使診得浮脈。彼將斷其爲何病耶。

苟不兼之以望聞問。而欲的知其爲何病。吾謂戛戛乎其難矣。古人以切。居望聞問之後。則是望聞問之間。已得其病情。不過再診其脈。看病應與不應也。若病與脈應。則吉而易醫。脈與病反。則凶而難治。以脈參病。意蓋如此。曷嘗以診脈知病爲貴哉。夫脈經一書。拳拳示人以診法。而開卷入首。便言觀形察色。彼此參伍。以決死生。可見望聞問切。醫之不可缺一也。豈得而偏廢乎。

張景岳曰。脈者血氣之神。邪正之鑑也。有諸中。必形諸外。故血氣盛者。脈必盛。血氣衰者。脈必衰。無病者。脈必正。有病者。脈必乖。矧人之疾病。無過表裏寒熱虛實。只此六字。業已盡之。然大者之中。又惟虛實二字爲最要。蓋凡以表證裏證。寒證熱證。無不皆有虛實。既能知表裏寒熱。而復能以虛實二字決之。則千病萬病。可以一貫矣。且治病之法。無論攻補。用攻用補。無踰虛實。欲察虛實。無踰脈息。雖脈有二十四名。主病各異。然一脈能兼諸病。一病亦能兼諸脈。其中隱微。大有玄秘。正以諸脈中。亦皆虛實之變耳。言脈至此。有神存矣。倘不知要。而泛焉求跡。則毫釐千里。必多迷誤。故予特表此義。有如洪濤巨浪中。則在乎牢執舵幹。而病值危難處。則在乎專辨虛實。虛實得真。則標本陰陽。萬無一失。其或脈有疑似。又必兼證兼理。以察其孰客孰主。孰緩孰急。能知本末先

後。是卽神之至也矣。服神

又曰。據脈法所言。凡浮爲在表。沈爲在裏。數爲多熱。遲爲多寒。絰強爲實。微細爲虛。是固然矣。然疑似中。尤有真辨。此其關係非小。不可不察也。如浮雖屬表。而凡陰虛血少。中氣虧損者。必浮而無力。是浮不可以槩言表。沈雖屬裏。而凡表邪初感之深者。寒束皮毛。脈不能達。亦必沈緊。是沈不可以槩言裏。數爲熱。而真熱者未必數。凡虛損之證。陰陽俱困。氣血張皇。虛甚者數必甚。是數不可以槩言熱。遲雖爲寒。凡傷寒初退。餘熱未清。脈多遲滑。是遲不可以槩言寒。弦強類實。而真陰胃氣大虧。及陰陽關格等證。脈必豁大而弦健。是強不可以槩言實。微細類虛。而凡痛極氣閉。營衛壅滯不通者。脈必伏匿。是伏不可以槩言虛。由此推之。則不止是也。凡諸脈中皆有疑似。皆有真辨。診能及此。其必得爲魚之學者乎。不易言也。

又曰。治病之法。有當舍證從脈者。有當舍脈從證者。何也。蓋證有真假。脈亦有真假。凡見脈證有不相合者。則必有一真一假。隱乎其中矣。故有以陽證見陰脈者。有以陰證見陽脈者。有以虛證見實脈者。有以實證見虛脈者。此陰彼陽。此虛彼實。將何從乎。病而遇此。最難下手。最易差錯。不有真見。必致殺人。矧今人只知見在。不識隱微。凡遇證之實。而脈

之虛者。必直攻其證。而忘其脈之眞虛也。或遇脈之弦大。而證之虛者。亦必直攻其脈。而忘其證之無實也。此其故正以似虛似實。疑本難明。當舍當從。孰知其要。醫有迷途。莫此爲甚。余嘗熟察之矣。大都證實脈虛者。必其證爲假實也。脈實證虛者。必其脈爲假實也。何以見之。如外雖煩熱。而脈見微弱者。必火虛也。腹雖脹滿。而脈見微弱者。必胃虛也。虛火虛脹。其堪攻乎。此宜從脈之虛。不從證之實也。其有本無煩熱。而脈見洪數者。非火邪也。本無脹滿。而脈見弦強者。非內實也。無熱無脹。其堪瀉乎。此宜從證之虛。不從脈之實也。凡此之類。但言假實。不言假虛。果何意也。蓋實有假實。虛無假虛。假實者。病多變幻。此其所以有假也。假虛者。虧損既露。所以無假也。大凡脈證不合者。中必有奸。必先察其虛。以求根本。庶乎無誤。此誠不易之要法也。

又曰。眞實假虛之候。非曰必無。如寒邪內傷。或食停氣滯。而心腹急痛。以致脈道沈伏。或促或結。一證此以邪閉經絡而然。脈雖若虛。而必有痛脹等證可據者。是誠假虛之脈。本非虛也。又若四肢厥逆。或惡風怯寒。而脈見滑數。一證此由熱極生寒。外雖若虛。而內有煩熱便結等證可據者。是誠假虛之病。本非虛也。大抵假虛之證。只此二條。若有是實脈。而無是實證。卽假實脈也。有是實證。而無是實脈。卽假實證也。知假知

眞卽知所從舍矣。

又曰。又有從脈從證之法。乃以病有輕重爲言也。如病本輕淺。別無危候者。因見在以治其標。自無不可。此從證也。若病關藏氣。稍見疑難。則必須詳辨虛實。憑脈下藥。方爲切當。所以輕者從證。十惟一二。重者從脈。十當八九。此脈之關係非淺也。雖曰脈有眞假。而實由人見之不眞耳。脈亦何從假哉。

陳士鐸曰。脈有陰陽之不同。王叔和分七表八裏。似乎切脈分明。不知無一脈無陰陽。非浮爲陽而沈爲陰。遲爲陰而數爲陽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於中消息。全在臨症時察之心可意會。非筆墨能繪畫耳。

董西園曰。浮爲表證。法當表汗。此其常也。然亦有宜下者。仲景云。若脈浮大。心下硬。有熱。屬藏者。攻之。不令發汗者是也。脈沈屬裏。治宜從下。而亦有宜汗者。如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而脈沈者。麻黃附子細辛湯微汗之是也。脈促爲陽盛。當用葛根芩連湯之矣。若促而厥冷者。爲虛脫。非灸非溫不可。此又非促爲陽盛之脈也。脈遲爲寒。當用薑附溫之矣。若陽明脈遲。不惡寒。身體濈濈汗出。則用大承氣湯。此又非遲爲陰寒之脈矣。四者皆從症。不從脈也。至若從脈舍症之治。如表證宜汗。此常法也。仲景曰。病發熱頭痛而脈反沈。身體疼痛者。當先救裏。用四逆湯。

此從脈沈爲治也。

此條若無頭症。乃可竟從裏治。否則尙宜斟酌。

裏實用下。此常法也。如日晡發熱

者。屬陽明。若脈浮虛者。宜法汗。用桂枝湯。此從脈浮爲治也。結胸證具。自當以大小陷胸治之矣。若脈浮大者。不可陷。陷之則死。是宜從脈證而酌解之也。身疼痛者。當以桂枝發之。若尺中遲者。不可汗。以營血不足故也。是宜從脈而調其營矣。此四者。從脈不從證也。

朱丹溪曰。凡看脈。如得惡脈。當覆手取。如與正取同。乃元氣絕。必難治矣。如與正取不同。乃陰陽錯綜。未必死。丹溪案要

高武曰。人或寸關尺三部脈不見。自列缺至陽谿脈見者。俗謂之反關

脈。此經脈虛。而絡脈滿。千金翼。謂陽脈逆。反大於寸口三倍。叔和尚未之及。而况高陽生哉。鍼灸聚英。○案所引千金翼。今無致。虞天民曰。此地天交泰。生成無病

之脈耳。學者可不曉歟。

書早正傳

張路玉曰。脈之反關者。皆由脈道阻礙。故

易位而見。自不能條暢如平常之脈也。有一手反關者。有兩手反關者。有從關斜走至寸。而反關者。有反於內側。近大陵而上者。有大部原如一絲。而陽谿列缺。別有一脈。大於正位者。亦有諸部皆細小不振。中有一粒如珠者。此經脈阻結於其處之狀也。診宗三昧

案至真要論云。諸不應者。反其診則見矣。王啓玄註曰。不應者。皆爲脈沈。脈沈下者。仰手而沈。覆其手則沈爲浮。細爲大也。陶節菴云。病人若平素原無正取脈。須用覆手取之。脈必見也。此屬反關脈。診法與正取法

同。若平素正取有脈。後因病診之。無脈者。亦當覆手取之。取之而脈出者。陰陽錯亂也。宜和合陰陽。如覆取正取。俱無脈者。必死矣。此爲夏法。王陽所說。今驗之。極如其言。脈伏甚者。亦當以此法診得焉。

醫學綱目載開寶寺僧。衣鉢甚厚。常施惠於人。孫兆重之。與往還。一日謂孫曰。某有一事。於翁約。實謂焉。戲可否。孫曰。如何爲實。僧曰。若診吾脈。若知某病。實三十千爲一錠。若不中。罰十千。歸小僧。孫曰。諾。與之診。左手無脈。右手有脈。遂尋左手之脈。乃轉左臂上。動搖如常。孫曰。此異脈也。醫書不載。脈行常道。豈有移易之理。往昔少年爲驚撲。震動心神。脈脫舊道。乍移臂外。復遇驚撲。不能再歸。年歲長大。氣血已定。不能復移。目下無病爾。僧曰。某輟糶而撲。背幾死。固宜脈失所。某亦平生無病。亦不曾診脈。聞公神醫。試驗之。果神醫也。○按此疑因驚撲爲反關之脈者。世亦間有焉。姑附于斯。

董西園曰。老者氣血已衰。脈宜衰弱。過旺則病。若脈盛而不躁。健飯如常。此稟之厚。壽之徵也。若強而躁疾。則爲孤陽。少壯者脈宜充實。弱則多病。謂其氣血日盈之年。而得此不足故也。若脈體小而和緩。三部相等。此稟之靜。養之定也。惟細而勁急者。則爲不吉。故執脈審症者。一成之矩也。隨人變通者。圓機之義也。肥盛之人。氣盛於外。而肌肉豐厚。其脈多洪而沈。瘦小之人。氣急於中。肌肉淺薄。其脈多數而浮。酒後之脈。必數。食後之脈。常洪。遠行之脈。必疾。久饑之脈。必空。孩提襁褓。脈數爲常也。

葉文齡曰。脈經云。性急人脈躁。性緩人脈靜。夫脈乃氣血之運。而行於呼

吸者也。血裏偏勝，必多緩陰之靜也。氣裏偏勝，必多急陽之躁也。以此只可論人之氣血孰爲不足，不可以性情而謂躁靜者也。醫家

陳無擇曰：經云：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絡脈調勻，乃可診有過之脈。或有作爲，當停事食頃俟定，乃診。師亦如之。釋

曰：停事俟定，即不拘於平旦。况倉卒病生，豈待平旦？學者知之。方三

徐春甫曰：無脈之候，所因不一。久病無脈，氣絕者死。暴病無脈，氣鬱可治。傷寒頭風，痰積經閉，憂鬱折傷，關格吐利，氣運不應，斯皆勿忌。

沈明仲曰：久病服藥後，六脈俱和，偶一日診，或數或細，或虛弱，或變怪異，常即當細問起居之故，或因一夜不睡而變者，或因勞役惱怒，或因感冒風寒，各隨其所感而治之。病後

脈學輯要卷中

東都 丹波元簡廉夫 著

浮

十人難曰。浮者。脈在肉上行也。

滑伯仁曰。浮。不沈也。按之不足。輕舉有餘。滿指浮上。曰浮。

緣家
脈要

張介賓曰。大都浮而有力有神者。爲陽有餘。陽有餘。則火必隨之。或痰見於中。或氣壅於上。可類推也。浮而無力空豁者。爲陰不足。陰不足。則水虧之候。或血不營心。或精不化氣。中虛可知也。若以此等爲表證。則害莫大矣。其有浮大絃鞭之極甚。至四倍以上者。內經謂之關格。此非有神之謂。乃真陰虛極。而陽元無根。大凶之兆也。

張路玉曰。浮脈者。下指即顯浮象。按之稍減而不空。舉之泛泛而流利。不似虛脈之按之不振。乳脈之尋之中空。濡脈之綿而無力也。浮爲經絡肌表之應。良由邪襲三陽經中。鼓搏脈氣於外。所以應指浮滿也。故凡浮脈主病。皆屬於表。但須指下有力。即屬有餘客邪。其太陽本經風寒營衛之辨。全以浮緩浮緊分別。而爲處治。其有寸關俱浮。尺中遲弱者。營氣不足。血少之故。見太陽一經。咸以浮爲本脈。一部不達。虛實懸

殊亦有六脈浮遲而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雖始病有熱可驗太陽其治與少陰之虛陽發露不異。凡病久而脈反浮者。此中氣虧乏不能內守也。若浮而按之漸衰不能無假象發見之處。又雜症之脈浮者。皆爲風象。如類中風排之脈浮。喘嗽痞滿之脈浮。煩嘔衄血之脈浮。風水皮水之脈浮。消痺便血之脈浮。泄瀉膿血之脈浮。如上種種或與證相符或與證乖互。咸可治療。雖內經有屬絳下白沫脈沈則生脈浮則死之例。然初起多有浮脈可用升散而愈。當知陰病見陽脈者生。非若沈細虛微之反見狂妄躁渴難於圖治。通

乳

王士亨曰。乳脈之狀如浮而大於指面之下中斷。

張三錫曰。乳草名。其葉類蔥而中空。指下浮大而無力者是也。亡血陰虛陽氣浮散之象也。血爲氣配。陰血既傷。陽無所附。故有此脈。諸失血過多及產後多見。西醫

劉三點曰。乳浮而無力。運玄

張介賓曰。浮大中空。按如蔥管。乳爲孤陽脫陰之候。爲失血脫血爲氣無所歸。爲陽無所附。乳雖陽脈而陽實無根。總屬大虛之候。

案乳脈。攷古今諸說。大抵有三。載有謂浮大而軟。案之成兩條。中間空者。王叔和崔嘉彥所說是也。有謂浮

沈有力。中取無力者。李士材。張路玉所說是也。有謂浮而按之無力者。王士季。張三錫所說是也。內經無托脈。致諸仲景書。曰。脈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托。減則爲虛。托則爲盛。又曰。脈浮而緊。按之反托。此爲本虛。又曰。脈浮而托。浮爲陽。托爲陰。又曰。跌陽脈浮而托。浮者衛氣衰。托者營氣傷。此皆浮而無根之謂。而非謂他之體狀也。浮沈有。而中取無者。蓋西園。黃龜兮。嘗辨無其脈。極是矣。其按之中央空爲兩條者。卽是雙弦之脈。於常患疲聚人。間見之耳。巢源積聚候。診得心脈。沈而托。時上下無常處。此蓋以中央空而兩邊有爲義者。周禮醫聖階梯云。先君菊潭翁嘗曰。吾老醫也。從來不見托脈。此蓋眩于諸家謬說。而不求諸古經故也。

滑

孫思邈曰。按之如動珠子。名曰滑。滑。陽也。

千金

滑伯仁曰。滑。不瀉也。往來流利。如盤走珠。

張介賓曰。往來流利。如盤走珠。凡洪大托實之屬。皆其類也。乃氣實血壅之候。爲痰逆。爲食滯。爲嘔吐。爲滿悶。滑大滑數。爲內熱。上爲心肺頭目咽喉之熱。下爲小腸膀胱二便之熱。婦人脈滑數而經斷者。爲有孕。若平人脈滑而和緩。此自榮衛充實之佳兆。若過於滑大。則爲邪熱之病。又凡病虛損者。多有弦滑之脈。此陰虛然也。瀉利者亦多弦滑之脈。此脾胃受傷也。不得通以火論。

案傷寒論。以滑爲熱實之脈。曰。脈反滑。當有所去。下之乃愈。曰。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曰。脈浮滑。此表

有熱裏有寒曰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曰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此皆爲陽盛熱實之候然虛家有反見滑脈者乃是元氣外泄之候學者可不細心體認哉

洪

嚴三點曰洪如春潮之初至按之惺惺然

脈法微旨○寒字書。惺。惺同。也。於義難叶。當是惺惺之說。

吳山甫曰洪猶洪水之洪脈來大而鼓也若不鼓則脈形雖闊大不足以言洪如江河之大若無波濤洶湧不得謂之洪

張介賓曰洪大而實也舉按皆有餘洪脈爲陽凡浮扎實大之屬皆其類也爲血氣燔灼大熱之候浮洪爲表熱沈洪爲裏熱此陽實陰虛氣實血虛之候若洪大至極甚至四倍以上者是即陰陽離絕關格之脈也不可治

張路玉曰洪脈者既大且數指下累累如連珠如循環玦不似實脈之舉按逼逼滑脈之更滑流利也洪爲火氣燔灼之候仲景有脈桂枝湯大汗出大煩渴不解脈洪爲溫病又屢下而熱勢不解脈洪不減謂之壞病多不可救洪爲陽氣滿溢陰氣垂絕之脈故藹藹如車蓋者爲陽結脈浮而洪身汗如油爲肺絕即雜病脈洪皆火氣亢甚之兆若病後久虛虛勞失血離瀉脫元而見洪盛之脈尤非所宜惟惜濁下賤脈多洪實又不當以實熱論也

董西園曰：洪，火象也。其形盛而且大，象夏之旺氣，火脈也。若以浮大有力爲洪脈，則沈而盛大者，將非洪脈乎？故脈見盛大，卽當以洪脈論也。案滑氏以來，以鈎洪爲一脈，予謂洪以廣而言，鈎以來去而言，雖俱屬于夏脈，不能無異。當考素難之文，張路玉特有洪鈎似同而實不類之說，而其言含糊不明。又案脈經一說，並孫思邈及近代何夢瑤輩，皆以浮大爲洪脈，故董氏辨之是也。

數附疾

王叔和曰：數脈去來促急。一日。一息六七至。一曰。數者。進之名。

吳山甫曰：數，醫者一呼一吸，病者脈來六至曰數。若七至八至，則又數也。九至十至，十一至十二至，則數之極矣。七至曰甚，八至曰已爲難治，九至以上皆爲不治。若嬰兒純陽之氣，則七至八至，又其常也不在大人之例。

徐春甫曰：沈數有力，實火內燄，沈數無力，虛勞爲惡。雜病初逢，多宜補藥，病退數存，未足爲樂。數退證危，真元以脫。數按不鼓，虛寒相搏。微數禁灸，洪數爲火，數候多凶，勻健猶可。

張介賓曰：五至六至以上，凡急疾緊促之屬，皆其類也。爲寒熱，爲虛勞，爲外邪，爲癰瘍。滑數洪數者多熱，澁數細數者多寒。暴數者多外邪，久數者必虛損。數脈有陰有陽，今後世相傳，皆以數爲熱脈，及詳考內經

則但曰諸急者多寒。緩者多熱。滑者陽氣盛微有熱。曰龐大者。陰不足陽有餘。爲熱中也。曰緩而滑者。曰熱中。舍此之外。則並無以數言熱者。而遲冷數熱之說。乃始自難經云。數則爲熱。遲則爲寒。今舉世所宗。皆此說也。不知數熱之說。大有謬誤。何以見之。蓋自余歷驗以來。凡見內熱伏火等證。脈反不數。而惟洪滑有力。如經文所言者。是也。

薛慎齋曰。人知數爲熱。不知沈細中見數爲寒甚。眞陰寒證。脈常有一息七八至者。但按之無力而數耳。宜深察之。傷寒後條辨

汪石山曰。大凡病見數脈。多難治療。病久脈數。尤非所宜。按

蕭萬興曰。數按不鼓。則爲虛寒相搏之脈。數大而虛。則爲精血銷竭之脈。細疾如數。陰燥似陽之候也。沈弦細數。虛勞垂死之期也。蓋數本屬熱。而眞陰虧損之脈。亦必急數。然愈數則愈虛。愈虛則愈數。此而一差。生死反掌。軒岐救正論

張路玉曰。數脈者。呼吸定息六至以上。而應指急數。不似滑脈之往來流利。動脈之厥厥動搖。疾脈之過於急疾也。數爲陽盛陰虧。熱邪流薄於經絡之象。所以脈道數盛。火性善動而躁急。故傷寒以煩躁脈數者爲傳。脈靜者爲不傳。有火無火之分也。人見脈數。悉以爲熱。不知亦有胃虛及陰盛拒陽者。若數而浮大。按之無力。寸口脈細數者。虛也。

疾

滑伯仁曰。疾盛也。快於數而疾。呼吸之間。脈七至。熱極之脈也。

李士材曰。六至以上。脈有兩種。或名曰疾。或名曰極。總是急速之形。數之極也。是惟傷寒熱極。及勞瘵虛憊人。方見此脈。陰隨下竭。陽光上亢。有日無月。可與之決死期矣。必至喘促聲嘶。僅呼吸于胸中數寸之間。而不能達于根蒂。真陰極于下。孤陽亢於上。而氣之短已極矣。一息入至之候。則氣已欲脫。而猶冀以草木生之。何怪其不相及。錄家正眼

張路玉曰。疾脈。有陰陽寒熱真假之異。如疾而按之益堅。乃亢陽無制。真陰垂絕之候。若疾而按之不鼓。又爲陰邪暴虐。陰陽發露之徵。嘗攷先輩治按。有傷寒面赤目赤。煩渴引飲。而不能嚥。東垣以薑附人參。汗之而愈。又傷寒畜熱內盛。陽厥極深。脈疾至七八至以上。人皆誤認陰毒。守真以黃連解毒。治之而安。斯皆證治之明驗也。惟疾而不躁。按之稍緩。方爲熱證之正脈。脈法所謂疾而洪大。苦煩滿。疾而沈細。腹中痛。疾而不大不小。雖困可治。其有大小者。難治也。至若脈至如喘。脈至如數。得之暴厥暴驚者。待其氣復自平。迨夫脈至浮合。一息十至以上。較之六數七疾八極更甚。得非虛陽外驚之兆乎。

案疾者。乃數之甚也。故脈經脈訣。並不別舉之。吳山甫云。疾。卽數也。所謂躁者。亦疾也。所謂駛者。亦疾也。致

傷寒論脈若靜者爲不傳。脈數急者爲傳。躁乃靜之反。云躁亦疾也者。固是也。千金方論脚氣云。浮大而緊。脈最惡脈也。或沈細而疾者。同是惡脈。今驗之病者。脚氣惡證。脈多數疾。而來去甚銳。蓋是疾之象。則似不可直以脈爲疾也。

促

高陽生曰。促者。

速也。迫也。近也。

陽也。指下尋之極數。併居寸口。曰促。漸加卽死。

漸退卽生。

脈訣

楊仁齋曰。促者。陽也。貫珠而上。促於寸口。出於魚際。尋之數急。時似止而復來。

王士亨曰。促脈之狀。自尺上下寸口。促急有來無去。此榮衛無度數。陰氣促陽也。

黃星陽曰。促者。促於寸口。出於魚際。尋之較急。似止而復來。

丹砂

方龍潭曰。夫促脈者。脈之疾促。併居寸口之謂也。蓋促者。數之勝。數者。促之源。先數而後促。此至數之極也。脈經曰。六至爲數。數者。卽熱證。轉數轉熱。正此謂也。

脈經直指

案辨脈法。并王氏脈經。以促爲數中一止之脈。非也。素問平人氣象論曰。寸口脈中手促上擊。

甲乙經。華字作數。

者。曰肩背痛。此促急促之義。故脈訣稱併居寸口之謂。今詳促無歇止之義。脈訣稱得矣。仲景論促脈四條。曰。傷寒脈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此蓋虛陽上奔。脈促于寸部也。曰。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

藥湯主之。若微惡寒者。去芍藥加附子湯主之。曰。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錢天來傷寒綱目集注曰。脈促者。非脈來數。時曰。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一至復來之數也。卽急促。亦可謂之促也。不結胸者。此爲欲解也。胸滿也。喘而汗出也。結胸也。皆爲邪盛于上部。故脈急促于寸口者。非數中一止之義也。明矣。後漢荀悅申鑒云。氣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脈稍促。其神稍越。此乃爲數促于寸口之義。雖非醫家之言。亦可以爲左證矣。

周實卿醫說會編云。羅謙甫治赤馬刺。食炙免內傷。視其脈。氣口大二倍於人迎。關脈尤有力。乃用備急丸。大黃巴豆之劑。及無憂散。上吐下利。始平復。案出傷寒生實錄項彥章治食馬肉。服大黃巴豆。病轉劇。其脈促。宜引之上達。次復利之。以微餘垢而出。案出所謂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者是也。夫傷物一也。而治之不同。藥之有異何哉。由乎脈之異而已。天下之醫。治病有不由脈。以有限之藥。應無窮之病者。吾不知其何謂也。舉此一端。以證其弊。學醫君子。其不可不盡心焉。

吳山甫曰。上魚者。上於魚際也。世人常有此脈。不可一例論也。有兩手上魚者。有一手上魚者。若平人神色充實。而有此脈者。此天稟之厚。元氣充滿。上溢於魚也。其人必壽。若人素無此脈。一旦上魚者。此病脈也。難經云。遂上魚爲溢。脈經云。脈出魚際。逆氣喘急。史記濟北王侍人韓女得此脈之類是。

案上魚。乃是併居寸口之甚者。故附于此。

弦

王叔和曰。弦脈如張弓弦。出脈經註

嚴三點曰。弦如筆弦。長過指而有力。

王文潔曰。弦一條而來。按之不移。舉之應手端直。曰弦。脈訣匯編註

李中梓曰。素問云。端直以長。玉機真藏叔和云。如張弓弦。巢氏云。按之不移。

綽綽如按琴瑟絃。同父云。從中直過。挺然指下。諸家之論弦脈。可謂深

切著明矣。

高鼓峯曰。弦如弓弦之弦。按之勒指。胃氣將絕。五藏無土。木氣太甚。即

真藏脈。凡病脈見之即凶。已任編

吳山甫曰。雙弦者。脈來如引二線也。爲肝實。爲痛。若單弦。只一線耳。

徐忠可曰。有一手兩條。脈亦曰雙弦。此乃元氣不壯之人。往往多見此

脈。亦屬虛。適遇槩溫補中氣。兼化痰。應手而愈。金匱要略論註

黃蘗令曰。脈經謂弦脈舉之無有。按之脈有浮弦者。未嘗舉之有無也。

經曰。瘧皆生於風。惟生於風。故其脈浮弦。且頭疼如破也。即脈經傷寒

條中。亦有陽明中風。脈弦浮之語。則所謂弦脈舉之無有。疑其誤也。脈經

案弦脈大要有三。有邪在少陽者。通事亦在少陽。故金匱有血氣收斂。筋脈拘急者。瘧。故多見弦脈。

有胃氣衰敗。木邪乘土者。虛寒多見。辨脈弦爲陰。脈弦弦爲陽。並非也。又案張路玉曰。寸弦尺弦。以證病氣

之升沈。夫弦可亘三部而診得之。豈有寸弦而關尺見他脈。尺弦而寸關見他脈之理乎。故今不取也。

緊索

王叔和曰。緊脈數如切繩狀。一日。如轉索之無常。○案一日見辨脈法。

案緊之一脈。古今脈書。無得其要領者。皆謂與弦相似。予家君嘗曰。素問仲景。所謂緊脈。必非如諸家所說

也。蓋緊。即不散也。謂其廣有界限。而脈與肉劃然分明也。寒主收引。脈道爲之緊束。而不敢開散。渙漫。故傷

寒見此脈也。乃不似弦脈之弦。結三關。端直挺長也。矧於數脈之呼吸六七至。無勢舞也。如轉索。如切繩。戴

氏輩雖巧作之解。而不知轉索切繩。原是謬說。按金匱曰。脈緊如轉索無常者。有宿食。脈經。作左。右無常。此謂其

脈緊。而且左右天矯。如轉索無常者。有宿食之候也。非謂緊脈。即其狀如轉索無常也。叔和乃誤讀此條。於

辨脈法則云。脈緊者。如轉索無常也。亦何不思之甚也。而更又生一說。於脈經則云。數如切繩狀。去緊之義

益遠矣。後世諸家。率祖述叔和。故盡不可從也。嗚呼。緊脈之義。從前模糊。幸賴家君之剖析。得闡發古賢之

本旨。孰不遵守乎哉。傷寒例云。脈至如轉索者。其日死。緊脈。豈盡死脈乎。

案孫光裕曰。經文未嘗言緊。內經曰急。未有緊脈之名。此失攷耳。平人氣象論云。盛而緊。曰脹。示從容論。切

脈浮大而緊。又靈樞禁服篇。緊爲痛痺。且急有二義。有弦急。有數急。皆與緊脈不相干焉。

沈

王叔和曰。沈脈舉之不足。按之有餘。一日。重按之乃得。

王士亨曰。沈脈之狀。取之於肌肉之下得之。

黎民壽曰。沈者。陰氣厥逆。陽氣不舒之候。沈與浮對。浮以陽邪所勝。血

氣發越而在外。故爲陽主表。沈以陰邪所勝。血氣困滯不振。故爲陰主

裏。決脈
精要

吳綬曰。沈診法。重手按至筋骨之上而切之。以察裏證之虛實也。若沈微沈細沈遲沈伏。無力。爲無神。爲陰盛而陽微。急宜生脈回陽也。若沈疾沈滑沈實。皆有力。爲有神。爲陽盛而陰微。急宜養陰以退陽也。大抵沈診之法。最爲緊關之要。以決陰陽冷熱。用藥生死。在於毫髮之間。不可不仔細而謹察之。凡脈中有力。爲有神。爲之可治。脈中無力。爲無神。爲難治。傷寒
提要

張介賓曰。沈雖屬裏。然必察其有力無力。以辨虛實。沈而實者。多滯多氣。故曰。下手脈沈。便知是氣停積滯者。宜消宜攻。沈而虛者。因陽不達。因氣不舒。陽虛氣陷者。宜溫宜補。其有寒邪外感。陽爲陰蔽。脈見沈緊而數。及有頭疼身熱等證者。正屬邪表。不得以沈爲裏也。

蕭萬興曰。每見表邪初感之際。風寒外束。經絡壅盛。脈必先見沈緊。或伏或止。是不得以陽證陰脈爲惑。惟亟投以清表之劑。則應手汗洩而解矣。此沈脈之疑似。不可不辨也。

何夢瑤曰。浮沈有得于裏賦者。趾高氣揚之輩。脈多浮。鎮靜沈潛之士。脈多沈也。又肥人多沈。
瘦人多浮。有變于時令者。春夏氣升而脈浮。秋冬氣降而脈

沈也。其因病而致者。則病在上。人身之
上邪也。在表在府者。其脈浮。上表府皆屬陽。
浮脈亦屬陽。陽

伏

病見陽脈也。在下在裏在藏者其脈沈也。

十八難曰。伏者。脈行筋下也。

王叔和曰。伏脈。極重指按之。著骨乃得。

戴同父曰。伏脈。初下指輕按不見。次尋之中部。又不見。次重手極按。又無其象。直待以指推其筋於外。而診乃見。蓋脈行筋下也。若如常診。不推筋以求。則無所見。昧者以爲脈絕也。扞脈因按而知。伏脈因推而得。伏與沈相似。沈者重按乃得。伏者重按亦不得。必推筋乃見也。若重按不得。推筋著骨全無。則脈絕無。而非伏矣。脈訣刊誤

張介賓曰。如有如無。附骨乃見。此陰陽潛伏。阻隔閉塞之候。或火閉而伏。或寒閉而伏。或氣閉而伏。爲痛極。爲霍亂。爲疝瘕。爲閉結。爲氣逆。爲食滯。爲忿怒。爲厥逆。水氣。伏脈之體。雖細微。亦必隱隱有力。凡伏脈之見。雖與沈微細脫者相類。而實有不同也。蓋脈之伏者。以其本有如無。而一時隱蔽不見耳。此有胸腹痛劇而伏者。有氣逆於經。脈道不通而伏者。有偶因氣脫。不相接續而伏者。然此必暴病暴逆者。乃有之。調其氣。而脈自復矣。若此數種之外。其有積困延綿。脈本細微。而漸至隱伏者。此自殘燼將絕之兆。安得尙有所伏。

吳又可溫疫論云。溫疫得裏證。神色不敗。言動自如。別無怪證。忽然大脈如絲。微細而軟。甚至於無。或兩手俱無。或一手先伏。察其人不應有此脈。今有此脈者。緣應下失下。內結壅閉。營氣逆于內。不能達于四末。此脈厥也。亦多有過用黃連石膏諸寒之劑。強遏其熱。致邪愈結。脈愈不行。瞥見脈微欲絕。以爲陽症得陰脈。爲不治。委而棄之。以此誤人甚衆。若更用人參生脈散輩。禍不旋踵。宜承氣緩緩下之。六脈自復。

革

徐春甫曰。革爲皮革。浮弦大虛。如按鼓皮。內虛外急。

李東璧曰。諸家脈書。皆以爲牢脈。故或有革無牢。有牢無革。混淆不辨。不知革浮牢沈。革虛牢實。形證皆異也。（前篇）

何夢瑤曰。弦大遲而浮虛者。爲革。如按鼓皮。內虛空而外絀急也。

案仲景曰。脈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寒虛相搏。此名爲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失精。因此觀之。時珍辨諸家之誤。爲得矣。王士亨曰。革脈如湧泉。謂出而不返也。此原脈要精微。渾革至之革。爲義。恐與此不相干焉。

牢

孫思邈曰。牢脈。按之實強。其脈有似沈伏。名曰牢。牢。陽也。（千金翼）○案千金

方。牢。作革。

楊玄操曰。按之但覺堅極。曰牢。（難經）

沈氏曰。似沈似伏。牢之位也。實大絃長。牢之體也。（脈經）

李中梓曰。牢。在沈分。大而弦實。浮中二候。了不可得。按牢有二義。堅固牢實之義。又深居在內之義也。故樹以根深爲牢。蓋深入于下者也。監獄以禁囚爲牢。深藏于內者也。伏脈雖重按之。亦不可見。必推筋至骨。乃見其形。而牢脈既實大弦長。纔重按之。便滿指有力矣。

張路玉曰。叔微云。牢則病氣牢固。在虛證絕無此脈。惟風痙拘急。寒疝暴逆。堅積內伏。乃有此脈。固壘在前。攻守非細。設更加之以食填中土。大氣不得流轉。變故在於須臾。大抵牢爲堅積內著。胃氣竭絕。故諸家以爲危殆之象云。

案革者。浮堅無根之極。牢者。沈堅有根之極。當以此辨之。

實

王叔和曰。實脈大而長微強。按之隱指幅幅然。

一曰。浮沈皆得。○按幅幅。後脈精要。作幅幅。註云。廣以若

布帛飾條其邊幅也。東醫云。幅幅。堅實貌。

黎民壽曰。脈之來。舉指有餘。按之不乏。浮中沈皆有力。而言之也。

吳山甫曰。實中取之。沈取之。脈來皆有力。曰實。實而靜。三部相得。曰氣血有餘。實而躁。三部不相得。曰裏有邪也。

滑伯仁曰。實。不虛也。按舉不絕。迢迢而長。動而有力。不疾不遲。爲三焦氣滿之候。爲嘔爲痛。爲氣塞。爲氣聚。爲食積。爲利。爲伏陽在內。

何夢瑤曰。結實之謂實。如按猪筋。又如葱中水充實。

張介賓曰。實脈有真假。真實者易知。假實者易誤。故必問其所因。而兼察形證。必得其神。方是高手。

張路玉曰。消痺鼓脹。堅積等病。皆以脈實爲可治。若泄而脫血。及新產驟虛。久病虛羸。而得實大之脈。良不易治也。

陳遠公曰。實脈不獨按指有力。且不可止抑之狀。非正氣之有餘。乃邪氣之有餘也。邪氣有餘。自然壅阻正氣矣。

微

王叔和曰。微脈極細而軟。或欲絕。若有若無。一日。小也。一日。按之如欲絕。

嚴三點曰。微如蜘蛛之度微絲。按之無力而動搖。

滑伯仁曰。微不顯也。依稀輕細。若有若無。爲氣血俱虛之候。

李東璧曰。輕診即見。重按如欲絕者。微也。仲景曰。脈瞥瞥如羹上肥。

謂面色肥珠。瞥瞥然。光彩不定者也。者。陽氣微。榮榮如蠶絲細。案傷寒論。作蜘蛛絲。者。陰氣衰。長病得之

死。卒病得之生。

李士材曰。筭數者。以十微爲一忽。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

張路玉曰。微脈者。似有若無。欲絕非絕。而按之稍有模糊之狀。不似弱脈之小弱分明。細脈之纖細有力也。

何夢瑤曰。古以微屬浮。細屬沉。分微爲陽衰。細爲血少。本集各脈。皆直指本義。故以細甚無力爲微。

董西園曰。微爲氣血不足之象。以指按之。似有如無。衰敗之况也。凡脈之不甚鼓指。脈體損小者。卽是微脈。若至有無之間。模糊影響。證已敗矣。虛極之脈也。

瀯

王叔和曰。瀯脈。細而遲。往來難且散。或一止復來。

王太僕曰。瀯者。往來時不利。而蹇瀯也。

脈要精微論注

玄白子曰。參伍不調。名曰瀯。如雨沾沙。短且難。

相類脈訣

戴同父曰。脈來蹇瀯。細而遲。不能流利圓滑者。瀯也。與滑相反。如刀刮竹。竹皮瀯。又爲竹刀刮而竹瀯。遇節則倒退。瀯脈往來難之意。如雨沾沙。沙者不聚之物。雨雖沾之。其體亦細而散。有瀯脈往來散之意。或一止復來。因是瀯不流利之止。與結促代之止不同。

周禮曰。澁。不滑也。虛細而遲。如雨沾沙。若六七隻針。一宗數上來也。滑爲血有餘。瀯爲氣獨滯也。滑澁者。以往來察其形狀之難也。

醫聖隱微

何夢瑤曰。瀯。澁瀯也。與滑相反。往來粘滯者是。

張景岳曰。往來艱瀯。動不流利。爲血氣俱虛之候。凡脈見瀯滯者。多由

七情不遂。營衛耗傷。血無以充。氣無以暢。其在上則有上焦之不舒。在下則有下焦之不運。在表則有筋骨之疲勞。在裏則有精神之短少。凡此總屬陽虛。諸家言氣多血少。豈以脈之不利。猶有氣多者乎。

張路玉曰。瀯脈。良由津血虧少。不能濡潤經絡。所以瀯瀯不調。故經有脈瀯。曰痺。平人氣象寸口諸瀯亡血。瀯則心痛。脈要精微尺熱脈瀯爲解休。平人氣象

皆陰血消亡。陽氣有餘。而爲身熱無汗之病。亦有痰食膠固中外。脈道阻滯。而見瀯數模糊者。陰受水穀之害也。

素脈要精微云。滑者。陰氣有餘也。瀯者。陽氣有餘也。故後世諸家。類爲氣多血少之脈。而景岳辨之詳矣。路玉亦云。食痰膠固中外。脈道阻滯。今驗不啻食痰爲然。又有七情鬱結。及疝瘕癖氣。滯礙隧道。而脈瀯者。宜甄別脈力之有無。以定其虛實耳。○又案瀯脈。古無一止之說。叔和則云。或一止爾。後世脈書。多宗其說。而明清諸家。有不及止之義者。蓋叔和下或字。則瀯之止。不必定然。然瀯之極。或有一止者。則其言不止。亦不可必也。

吳又可瘟疫論云。張寬源之室。年六旬。得瀯下。後重窘急。日三四十度。脈常歇止。諸醫以爲雀啄脈。必死之候。咸不用藥。延予診視。其脈參伍不調。或二動一止。或三動一止。而復來。此遊脈也。年高血弱。下利膿血。大脈結瀯。固非所能任。詢其飲食不減。形色不變。聲音烈烈。言語如常。非危證也。遂用芍藥湯。加大黃三錢。大下純膿成塊者。兩碗許。自覺舒快。脈氣漸續。而利亦止。數年後。又得傷風咳嗽。痰涎湧甚。診之。又得前脈。與杏栢湯二劑。嗽止脈調。凡病善作此脈。大抵治病。務以形色脈證參考。庶不失其大段。方可定其吉凶也。○

劉松峯癰疫論癰云。凝脈。不過不流利。非有歇止。此說欠妥。又云。如此說來。是結脈近於代脈之象。豈可
以凝脈當之。凝脈原無歇止。與滑字相對。案松峯蓋不讀脈經。
故云凝脈無歇止。

細一日
小

王叔和曰。細脈小。大於微常有。但細耳。沈際飛本脈經。但作重。非。

吳山甫曰。小脈形減於常脈一倍。曰小。脈經首論脈形二十四種。有細而無小。今之小。其即古之細乎。

李東壁曰。素問謂之小。王啓玄言如莠蓬。見脈要精微註。狀其柔細也。脈訣言往

來極微。是微反大于細矣。與經相背。脈經曰。細爲血少氣衰。有此證則順。否則逆。故吐衄得沈細者生。憂勞過度者。脈亦細。

李中梓曰。細之爲義。小也。微脈則模糊而難見。細脈則顯明而易見。故細比于微。稍稍較大也。

何夢瑤曰。小與大相反。一名細。細甚無力。名微。大小有得於稟賦者。世所謂六陽六陰也。生成脈大者。名六陽。脈小者。名六陰脈。有隨時令變異者。時當生長則脈大。

當收斂則脈小也。有因病而變異者。邪有餘則脈大。邪氣盛滿。正不足則脈

小也。血氣衰少。

張路玉曰。細爲陽氣衰弱之候。傷寒以尺寸俱沉細爲太陰。爲少陰。內經如細則少氣。脈來細而附骨者。積也。尺寒脈細。謂之後泄。頭痛脈細。

而緩爲中濕。種種皆陰邪之證驗。但以兼浮兼沉在尺在寸。分別而爲裁次。

案靈素仲景。細小互稱。至滑氏始分爲二。小不大也。細微眇也。遂以細爲微。凡脈缺以降。細微混同者。皆不可憑也。

軟即濡。又作與軟。施政卿云。集韻。軟。濡。同。呼同用。

王叔和曰。軟脈極軟而浮細。一曰。按之無有。舉之有餘。一曰。細小而軟。軟一作濡。曰。濡者如帛衣在水中。輕手相得。

劉復真曰。濡遲而全無力。又曰。濡。按指邊還怯怯。遲玄。從要。

滑伯仁曰。濡無力也。虛軟無力。應手散細。如綿絮之浮水中。輕手乍來重手却去。

李東壁曰。如水上浮漚。重手按之。隨手而沒之象。又曰。浮細如綿。曰濡。沈細如綿。曰弱。浮而極細如絕。曰微。沉而極細不斷。曰細。

李士材曰。濡脈之浮軟。與虛脈相類。但虛脈形大而濡脈形小也。濡脈之細小。與弱脈相類。但弱在沉分。而濡在浮分也。濡脈之無根。與散脈相類。但散脈從浮大而漸至于沉絕。濡脈從浮小而漸至于不見也。從大而至無者。爲全凶之象。從小而至無者。爲吉凶相半也。浮生氣分。浮舉之而可得。氣猶未散。沉主血分。沉按之而全無。血已傷殘。在久病老年之人見之。尙未至于必絕。爲其脈與症合也。若平人及少壯暴病見

弱 之名爲無根脈。去死不遠矣。

王叔和曰。弱脈。極軟而沉細。按之欲絕指下。

戴同父曰。極裏而沉細。如絕指下。扶持不起。不能起伏。不任尋按。大體與濡相類。濡細軟而浮。弱脈則細軟而沉。以此別之。病後見此脈爲順。平人強人。見之爲損爲危。

滑伯仁曰。弱。不盛也。極沈細而軟。怏怏不前。按之欲絕未絕。舉之即無。黎居士云。快。也。情不滿足也。

李東璧曰。弱。乃濡之沈者。脈訣言輕手乃得。黎氏譬如浮瀕。皆是濡脈。非弱也。素問曰。脈弱以滑。是有胃氣。脈弱以濇。是謂久病。病後老人。見之順。平人少年。見之逆。

虛

王叔和曰。虛脈。遲大而軟。按之不足。隱指豁豁然空。

周正倫曰。虛。不實也。無力爲虛。按至骨無脈者。謂之無力也。醫聖附補

張介賓曰。虛脈。正氣虛也。無力也。無神也。有陰有陽。浮而無力爲血虛。沈而無力爲氣虛。數而無力爲陰虛。遲而無力爲陽虛。雖曰微濡遲濇之屬。皆爲虛類。然而無論諸脈。但見指下無神。總是虛脈。內經曰。按之

不鼓。諸陽皆然。卽此謂也。故凡洪大無神者。卽陰虛也。細小無神者。卽陽虛也。

何夢瑤曰。虛不實也。虛甚則中空。名芤。虛實亦有得於生成者。肉堅實者。脈多實。虛軟者。脈多虛也。亦有變於時令者。春夏發泄。雖大而有虛象。秋冬斂藏。雖小而有實形也。若因病而異。則大而實。不特壅滯。而且發實。小而虛。不特虛小。而且空虛。可驗正邪之主病。俱虛邪盛。俱實正衰。大而虛。氣有餘血不足。如蔥中少。小而實。血能充。而氣衰不鼓。可驗陰陽之偏枯。

案黃蘗曰。瀕湖引內經云。氣來虛微。爲不及。病在內。愚按虛脈浮大無力。微脈浮細無力。大中不能見細。則虛不可兼言微矣。今考內經。謂氣來不實而微。爲不及。不實者。細無力之謂也。故可言微。瀕湖硬以不實。改作虛字。誤。是說似是而實非也。虛乃脈無力之統名。不必浮大無力之謂也。

散

崔紫虛曰。渙漫不收。其脈爲散。四言

舉要

戴同父曰。散。不聚之名。仲景曰。傷寒救逆上氣。其脈散者死也。難經曰。浮而大散者。心也。最畏散。脈獨見。獨見則危矣。

滑伯仁曰。散。不聚也。有陽無陰。按之滿指。散而不聚。來去不明。謾無根柢。爲氣血耗散。府藏氣絕。主虛陽不斂。

何夢瑤曰。大而盛于浮分。名洪。大而散漫滲開。脈與肉無界限。名散。脈

形本圓斂。今散漫不收。蓋虛甚而四散者也。

案何氏又解秋脈。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旁虛。曰虛散也。惟兩旁散。而中央不散也。予嘗見真元不足。肝木
有餘者。其脈中央一線緊細。而兩傍散漫。病屬不治。亦不可不知也。因附似于此。

緩

孫思邈曰。按之依依。名曰緩。

王太僕曰。緩者。謂緩縱之狀。非動之遲緩也。

平人氣象論註

吳山甫曰。緩狀如琴弦久失更張。縱而不整。曰緩。與遲不同。鍾以數言。緩以形言。其別相遠矣。

案王叔和曰。緩脈去來亦遲。小數於遲。故吳氏有此言焉。

若脈來不浮不沈。中取

之。從容和緩者。脾之正脈也。浮而緩。曰衛氣傷。沈而緩。曰榮氣弱。諸部見緩脈。皆曰不足。謂其不鼓也。

張介賓曰。緩脈有陰有陽。其義有二。凡從容和緩。浮沈得中者。此自平人之正脈。若緩而滑大者。多實熱。如內經所言者是也。緩而遲細者。多虛寒。即諸家所言者是也。然實熱者必緩大有力。多為煩熱。為口臭。為腹滿。為癰瘍。為二便不利。或傷寒溫瘧初愈。而餘熱未清者。多有此脈。若虛寒者。必緩而遲細。為陽虛。為畏寒。為氣怯。為疼痛。為眩暈。為痺弱。為痿厥。為怔忡健忘。為食飲不化。為驚悸飧泄。為精寒腎冷。為小便頻數。女人為經遲血少。為失血下血。凡諸瘡毒外證。及中風產後。但得脈

緩者皆易愈。

案緩者弛也。不急也。吳氏以琴弦爲喻。爲是矣。仲景曰。寸口脈緩而遲。緩則陽氣長。又曰。跌陽脈遲而緩。胃氣如經也。乃知緩與遲。其別果相遠也。

遲

王叔和曰。遲脈。呼吸三至。去來極遲。

滑伯仁曰。遲。不及也。以至數言之。呼吸之間。脈僅三至。減於平脈一至也。爲陰盛陽虧之候。爲寒爲不足。

吳山甫曰。遲。醫者一呼一吸。病者脈來三至。曰遲。二至一至。則又遲也。若二呼二吸一至。則遲之極矣。陰脈也。爲陽虛。爲寒。觀其遲之微甚。而寒爲之淺深。微則可治。甚則難生。乍遲乍數。曰虛火。

張路玉曰。遲脈者。呼吸定息。不及四至。而舉按皆遲。遲爲陽氣失職。胸中大氣。不能敷布之候。故昔人咸以隸之虛寒。浮遲爲表寒。沈遲爲裏寒。遲瀦爲血病。遲滑爲氣病。此論固是。然多有熱邪內結。寒氣外鬱。而見氣口遲滑作脹者。証可以脈遲。槩爲之寒。而不究其滑瀦之象。虛實之異哉。許仲景有陽明病。脈遲微惡寒。而汗出多者。爲表未解。脈遲頭眩腹滿者。不可下。有陽明病。脈遲有力。汗出不惡寒。身重喘滿。潮熱便鞭。手足濇然汗出者。爲外欲解。可攻其裏。又太陽病。脈浮。因誤下而變。

遲膈內拒痛者爲結胸。若此者熱邪內結之明驗也。

董西園曰：脈之至也，由乎氣之緩急，故必以息候之。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中得四至之半，乃爲和平之脈。若一息三至，氣行也緩，陰之象也；一息六至，氣行也疾，陽之象也。

案程應旂曰：過脈亦有邪聚熱結，腹滿胃實，阻住經隧而成者，又不可不知。出陽明病篇註今驗有癥瘕痰氣，癥過隧道而見過脈者，是雜病亦不可以遲概而爲寒也。○又案人身蓋一脈也，故其見于三部，雖有形之小大浮沉不同，然至數之徐疾必無有異。驗諸病者爲然矣。而仲景書或云：尺中遲，或云關上數。後世脈書亦云：寸遲爲某病，尺遲主何證之類，比比皆然。此予所未嘗親見，竊疑理之所必無也。附記以俟明者。

結

十八難曰：結者，脈來去時一止，無常數，名曰結也。

孫思邈曰：脈來動而中止，按之小數，中能還者，舉指則動，名曰結。

王士亨曰：結脈之狀，大小不定，往來不拘數至，時一止，主氣結不流行，腹中癥瘕，氣塊成形，或因大病後，亡津液，亡血，或驚恐神散，而精不收，或夢漏亡精，又多慮而心氣耗也。若無是因，則其人壽不過一二年。方龍潭曰：結者，氣血之結滯也。至來不勻，隨氣有阻，連續而止，暫忽而歇，故曰結。又謂三動一止，或五七動一止，或十動二十動一止，亦曰歇。此歇者，不勻之歇至也，其病不死，但清痰理氣自可。

錢天來曰。結者邪結也。脈來停止暫歇之名。猶繩之有結也。凡物之貫於繩上者。遇結必礙。雖流走之甚者。亦必少有逗遛。乃得過也。此因氣虛血澆。邪氣間隔於經脈之間耳。虛衰則氣力短淺。間隔則經絡阻礙。故不得快於流行而止歇也。傷寒論原集

張介賓曰。脈來忽止而復起。總謂之結。舊以數來一止爲促。促者爲熱。爲陽極。緩來一止爲結。結者爲寒。爲陰極。然以予之驗。則促類數也。未必熱。結類緩也。未必寒。但見中止者。總是結脈。多由血氣漸衰。精力不繼。所以斷而復續。續而復斷。常見久病者多有之。虛勞者多有之。或誤用攻擊消伐者亦有之。但緩而結者。爲陽虛。數而結者。爲陰虛。緩者猶可。數者更劇。此可以結之微甚。察元氣之消長。最顯最切者也。至如留滯鬱結等病。本亦此脈之證應。然必其形強氣實。而舉按有力。此多因鬱滯者也。又有無病而一生脈結者。此其素稟之異常。無足怪也。舍此之外。凡病有不退而漸見脈結者。此必氣血衰殘。首尾不繼之候。速宜培本。不得妄認爲留滯。

張路玉曰。結爲陰邪固結之象。越人云。結甚則積甚。結微則氣微。言結而少力。爲正氣本衰。雖有積聚。脈結亦不甚也。而仲景有傷寒汗下不解。脈結代心動悸者。有太陽病。身黃脈沈結。少腹硬滿。小利不利。爲無

血者。一爲津衰邪結。一爲熱結膀胱。皆虛中挾邪之候。凡寒飲死血吐利腹痛。癰痢蟲積等。氣鬱不調之病。多有結脈。當見二三十至內。有一至接續不止。每次皆然。而指下虛微。不似結脈之狀。此元氣驟脫之故。峻用溫補自復。如補益不應。終見危殆。

案結脈始出于靈樞終始篇。及十八難。而辨脈法以緩來一止爲結。以數來一止爲促。乃與仲景本論之旨左矣。詳見促脈況緩數對言。此乃以緩爲遲者。尤屬謬誤。張景岳單以結脈爲過止之總稱。蓋有所見于此也。平昔年始一買人瘟疫。其脈時止。其子尋病。亦脈結。因試連診其三子。並與父兄一般。此類儘有之。景岳素衷之說。亦不復誣也。

代

王叔和曰。代脈來數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脈結者生。代者死。楊仁齋曰。代者陰也。動中有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由是復止。尋之良久則起。如更代之代。

樓全善曰。自還者。動而中止復來。數於前動也。不能自還者。動而中止復來如前。動同而不數也。謂目

李士材曰。代者。禪代之義也。如四時之禪代。不愆其期也。結促之止。止無常數。代脈之止。止有常數。結促之止。一止即來。代脈之止。良久方至。內經以代脈之見。爲藏氣衰微。脾氣脫絕之診也。惟傷寒心悸。懷胎三

月。或七情太過。或跌仆重傷。及風家痛家。俱不忌代脈。未可斷其必死。錢天來曰。代替也。氣血虛憊。真氣衰微。力不支給。如欲求代也。止而未即復動。若有不復再動之狀。故謂之不能自還。又略久復動。故曰因而復動。

張景岳曰。代。更代之義。謂於平脈之中。而忽見更弱。或乍數乍疎。或斷而復起。均名爲代。而代本不一。各有深義。如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乃至數之代。即根結篇所云者是也。若脈本平勻。而忽強忽弱者。乃形體之代。即平人氣象論所云者是也。又若脾主四季。而隨時更代者。乃氣候之代。即宣明五氣等篇所云者是也。此言氣之常候。非謂代爲止也。凡脈無定候。更變不常。則均謂之代。但當各因其變。而察其情。庶得其妙。

案代脈諸說不一。然景岳所論。尤爲允當矣。史記倉公云。不平而代。又云。代者。時參擊。乍疎乍大也。張守節正義云。動不定。曰代。可以確其說也。蓋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乃至數之更變。而仲景叔和所云者。即代脈中之一端也。若其爲止有常數者。似泥於經文焉。李士材曰。善化令黃柱。心疼。奪食。脈三動一止。良久不能自還。施笠澤云。五臟之氣不至。法當旦夕死。余曰。古人謂痛甚者。脈多代。少得代脈者死。老得代脈者生。今柱巖春秋高矣。而胸腹負痛。雖有代脈。安足慮乎。果越兩旬。而柱巖起矣。予家君近治一老人。癥塊發動。引左脇而痛。綿連不已。藥食嘔變。其脈緊細而遲。左脈漸漸微小。遂絕止者。二三十動許。覆手診之亦然。又漸漸見出。如故者良久。又絕止如前。用附子連中湯。加吳萸黃。梔枳十餘日。痛全愈。而脈復常。是

代之最甚者。正見李氏之言信然矣。○又案傷寒論不可下篇云。傷寒脈陰陽俱緊。惡寒發熱。則脈欲厥。厥者脈初來大。漸漸小。更來漸漸大。是其候也。又王海藏陰證略例云。秦二好服天生茶。及冷物。積而痼寒。脈非浮非沈。上下內外。舉按極有力。堅而不柔。觸指突出膚表。往來不可以至數名。縱橫不可以巨細狀。此陰證鼓擊脈也。一身游行之火。萃於胸中。寒氣逼之。搏大有力。與真武四逆等藥。佐以芍藥茴香。酒糊丸。使不僭上。每百丸。晝夜相接八九服。凡至半斤。作汗而愈。亦世罕有也。以上據景岳言。皆代之屬也。故舉似于此。楊玄操曰。難經言止。靈樞言代。按止者。按之覺於指下而中止。名止代者。還尺中。傳久方來。名曰代也。其止代雖兩經不同。據其脈狀。亦不殊別。

董西園曰。脈因動靜而變。故安臥遠行。脈形有別。無足怪也。若頃刻之動靜。不必遠行。即轉身起坐。五七步間。其脈即見數疾。坐診之頃。隨即平靜。即換診舉手。平疾必形。一動一靜。無不變更。此種脈候。非五尸祟氣之相干。多真元內虛之明驗。惟其內氣無主。臟氣不治。而後經脈之氣。瞬息變更。將見厥暈殭仆之候。故此種脈情。恆有伏風內含。經絡痺留。或火動於中。或飲發於內者。動則氣役於邪。而脈隨氣變也。此皆因邪之善行數變。以致鼓水揚燃。又爲虛中挾實之候。當求其因而調之。庶可轉危爲安。案脈之變動。亦代之類也。故附于此。

動

王叔和曰。動脈見於上關。無頭尾。大如豆。厥厥然動搖。傷寒論云。陰陽相搏。名曰動。陽動則汗出。

陽動則發熱。形冷惡寒。數脈見於關上。上下無頭尾。如豆大。厥厥動搖者。名曰動。

王士亨曰。動脈之狀。鼓動而暴於指下不常。氣血相乘搏擊而動也。

何夢瑤曰。數而跳突。名動。乃跳動之意。大驚多見此脈。蓋驚則心胸跳突。故脈亦應之而跳突也。仲景曰。若數脈見於關。觀若字。則關是偶舉可知。非動脈止見于關也。上下無頭尾。

狀其圓而突耳。非真上不至寸下不至尺也。如豆大。厥厥動搖者。名曰動。

黃輜令曰。仲景傷寒論云。數脈見於關上。上下無頭尾。如豆大。厥厥動搖者。名曰動。愚按兩上字。其一乃後人誤添者。當是數脈見於關上下。經曰。女子手少陰脈動甚者。姓子也。手少陰屬心。是寸有動脈矣。王叔和著脈經。不知兩上字。其一乃衍字。因曰動脈見於關上。遂今後之論脈者。皆曰動脈只見於關。與經不合矣。

張路玉曰。動爲陰陽相搏之脈。陽動則汗出。陰動則發熱。然多有陰虛發熱之脈。動於尺內。陽虛自汗之脈。動於寸口者。所謂虛者則動。邪之所凌。其氣必虛。金匱有云。脈動而弱。動則爲驚。弱則爲悸。因其虛而旺氣乘之也。

案脈訣論動脈。含糊難安。時珍已辨之。然猶言止見于關。爾後諸家亦多依之。至何夢瑤。黃輜。初就若之一字。爲之解釋。極爲明備。可謂千古卓見矣。

高陽生曰。長者。陽也。指下尋之。三關如持竿之狀。舉之有餘。曰長。過於本位。亦曰長。

王士亨曰。長脈之狀。指下有餘。如操帶物之長。稟賦氣強。勝血而氣擁。其人壽。若加大而數。爲陽盛內熱。當利三焦。

李東璧曰。長脈不大不小。迢迢自若。朱氏如循長竿末梢爲平。如引繩如

循長竿爲病。素問實牢絃緊。皆兼長脈。

李士材曰。迢迢首尾俱端。直上直下。如循長竿。長之爲義。首尾相稱。往來端直也。長而和緩。卽合春生之氣。而爲健旺之徵。長爲鞭滿。卽爲火亢之形。而爲疾病之應也。

何夢瑤曰。長溢出三指之外。按寸口之脈。由胸中行至大指端。非有斷截。本無長短可言。然脈體有現有不現。不現者。按之止。見其動於三指之內。現者。見其長出于三指之外。則長短宜分矣。高鼓峯云。有形體之長。有往來之長。往來之長。謂來

有餘續也。寒高說甚等。長短本者形體。而凡脈之以神氣悠長爲貴者。固可因此說。而想見其狀矣。

張路玉曰。傷寒以尺寸俱長。爲陽明受病。內經又以長則氣治。爲胃家之平脈。若長而浮盛。又爲經邪方盛之兆。亦有病邪向愈。而脈長者。仲景云。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脈微陰脈沉而長者。爲欲愈。又有陰氣不充。而脈反上盛者。經言寸口脈中手長者。曰足脛痛。是也。

短

高陽生曰。短者。陰也。指下尋之。不及本位。曰短。

滑伯仁曰。短。不長也。兩頭無中間有。不及本位。氣不足以前導其血也。爲陰中伏陽。爲三焦氣壅。爲宿食不消。

孫光裕曰。凡診當細認。不可視其短縮爲不足。不可斷其短小爲虛弱。但陰中伏陽。不能舒暢。有短小之象。不能接續。有累累之狀。曰短。

張路玉曰。尺寸俱短。而不及本位。不似小脈之三部皆小弱不振。伏脈之一部獨伏匿不前也。經云。短則氣病。良由胃氣阻塞。不能條暢百脈。或因痰氣食積。阻礙氣道。所以脈見短澀促結之狀。亦有陽氣不充而脈短者。經謂寸口脈中手短者。曰頭痛。是也。仲景云。汗多重發汗。亡陽譫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戴同父云。短脈只當責之於尺寸。若關中見短。是上不通寸爲陽絕。下不通尺爲陰絕矣。曷知關部從無見短之理。昔人有以大部分隸而言者。案李士材謂是。殊失短脈之義。

何夢瑤曰。數于三指之中爲短。長短有得於稟賦者。筋現者脈恆長。筋不現者。脈恆短也。有隨時令變異者。則春脈長而秋脈短也。有因病而變異者。則邪氣長而脈長。正氣短而脈短也。

案千金方。論脚氣曰。心下急氣喘不傳。或自汗數出。或乍寒乍熱。其脈促短而數。嘔吐不止者死。蓋促短而

數者。驗之病者。其脈之來去。如催促之短縮而數疾。此毒氣衝心。脈道壅迫之所致。乃爲死證。是短脈之最可怖者。故附于此。

脈學輯要卷下

東都 丹波元簡廉夫 著

婦人

孫思邈曰。凡婦人脈常欲濡弱於丈夫。

張路玉曰。古人雖有女子右脈常盛及女脈在關下之說。要非定論。其病惟經候胎產異於男子。他無所殊也。

案何夢瑤曰。古謂男脈左大于右。女脈右大于左。驗之不然。蓋人之右手。比左手略大。脈亦應之。而右大于左。不論男女皆然也。惟男兩尺恆盛。女兩尺恆實。差不同耳。此說亦未必也。

素問腹中論。帝曰。何以知懷子之且生也。岐伯曰。身有病。而無邪脈也。張景岳註曰。身有病。謂經斷惡阻之類也。身病者。脈亦當病。或斷續不調。或弦澹細數。是皆邪脈。則真病也。若六脈和滑。而身有不安者。其爲胎氣無疑矣。

平人氣象論曰。婦人手少陰動甚者。任子也。王太僕注云。手少陰。謂掌後陷者中。當小指動而應手者也。滑氏抄云。動甚。謂脈來過于滑動也。元全起。作足少陰。王守泰準繩。從之。

張景岳曰。凡婦人懷孕者。其血留氣聚。胞宮內實。故脈必滑數倍常。此當

然也。然有中年受胎。及血氣羸弱之婦。則脈見細小不數者。亦有之。但於微弱之中。亦必有隱隱滑動之象。此正陰搏陽別之謂。陰陽別論是即妊娠之脈。有可辨也。又胎孕之脈數。勞損之脈亦數。大有相似。然損脈之數。多兼弦澀。胎孕之數。必兼和滑。此當於幾微中。辨其邪氣胃氣之異。而再審以證。自有顯然可見者。

又曰。啓蒙云。欲產之婦。脈離經。離經之脈。認分明。其來小大不調勻。或如雀啄屋漏。應腰疼腹痛。眼生花。產在須臾。却非病。

何夢瑤曰。脈經云。尺脈按之不絕。妊娠也。

脈經之婦。不必脈皆滑實。但按尺中。通指

無他病而不月。

其脈離經。

經。

常也。與平日脈異者。是。

一說離經。謂歌至及大小不勻。如雀啄者是。

而腹痛引腰背。爲

欲生也。

腹不痛。痛不引腰背。俱未產。當靜待之。

董西園曰。凡素有積氣瘕氣之體。每於懷娠之後。多見腹痛。其脈皆數急。則積瘕與胎胚。分別甚難。宜考其素來情狀。然後酌治。庶不致誤。更有虛損陰虛之候。脈亦動數滑疾。經閉不行。狀類懷娠。凡此之候。與妊娠幾微之別耳。但妊娠之脈。滑數中自有和氣。可觀虛損之數急。非空小而急。或細勁而弦。皆屬無神之診。柔和氣象。斷不可見。若積聚挾實之候。脈多沈著。其起居飲食。自與勞損妊娠之愛憎動靜不同。其形色精神。亦迥然各別。獨是虛損之體。復有懷娠者。誠幾微之別。不可不留心。

討論者也。

案離經之脈。脈訣云。欲產之婦。脈離經。沈細而滑也。同名。臨產之脈。豈盡沈細而滑乎。劉元賓。李時珍。張世賢。皆引離經一呼三至。一吸三至。驗之率如其言矣。陳自明婦人良方。亦引離經。戴同甫。以離其尋常之脈。昨小今大。昨浮今沈之類。爲離經之脈。而排劉李二氏之說。却非也。戴又云。診其尺脈。轉急如切繩。轉疎者。即產是或然。今試妊婦。屆生產之期。破漿之時。大抵脈一息七八至。既欲分娩之際。脈反徐遲。驗數十人皆然。薛立齋云。欲產之時。覺腹內轉動。即當正身仰臥。待兒轉身向下時作痛。試握產母手中指。中節或本節跳動。方與臨盆即產矣。正可以實據也。

小兒

劉方明日。保生論。小兒三歲已後。或五百七十六日外。皆可診兩手脈。二

指定三關。

幼幼新書。○張路玉曰。三關。謂寸關尺三部。

王宇泰曰。候兒脈。當以大指袞轉尋三部。以關爲準。七八歲移指少許。九歲次第依三關部位尋取。十一十二歲亦同。十四十五歲依大方脈部

位診視。

幼科準繩

案程若水云。初生嬰兒一塊血也。無形體也。無脈。醫今試小兒生下。周身無脈動。及乳墮一進。而脈纔現。至

其現則可診候。亦何必三歲也。

張介賓曰。凡小兒形體既具。經脈已全。所以初脫胞胎。便有脈息可辨。故通評虛實論曰。乳子病熱。脈懸小者。手足溫則生。寒則死。乳子病風熱。

喘鳴肩息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此軒岐之診小兒。未嘗不重在脈。亦未嘗不兼證爲言也。故凡診小兒。既其言語不通。尤當以脈爲主。而參以形色聲音。則萬無一失矣。然小兒之脈。非比大人之多端。但察其強弱緩急。四者之脈。是卽小兒之肯綮。蓋強弱可以見虛實。緩急可以見邪正。四者既明。則無論諸證。但隨其病。以合其脈。而參此四者之因。則左右逢源。所遇皆道矣。再加以聲色之辨。更自的確無疑。又何遁情之有。此最活最妙之心法也。若單以一脈。鑿言一病。則一病亦能兼諸脈。其中真假疑似。未免膠柱。實有難於確據者矣。

曾世榮曰。宣和御醫戴克臣云。五歲兒常脈一息六至。作八至者。非也。始因鑲版之際。誤去六字上一點一畫。下與八字相類。致此訛傳。默菴張氏脈訣亦云。小兒常脈一息。只多大人一二至爲平。卽六至也。活幼口訣

案脈經。脈數。諸本並作八至。不可斷爲鑲版之訛。然以大至爲平者。似是後世幼科書。率以六至爲中和之脈。五至四至爲遲。七至八至爲數。蓋宗會氏之說耳。

陳飛霞曰。小兒三五歲。可以診視。第手腕短促。三部莫分。惟以一指候之。誠非易易。內經診視小兒。以大小緩急四脈爲準。予不避僭越。體其意。竟易爲浮沈遲數。而以有力無力。定其虛實。似比大小緩急。更爲明悉。後賢其體認之。幼幼集成

怪脈

彈石

王叔和曰。彈石者。辟辟急也。張世賢曰。辟。張世賢曰。辟。張世賢曰。辟。

黎民壽曰。彈石之狀。堅而促。來遲去速。指下尋之。至搏而絕。喻如指彈石。此真腎脈也。

解索

王叔和曰。解索者。動數而隨散亂。無復次緒也。

黎民壽曰。或聚或散。如繩索之解。而無收約。

雀啄

王叔和曰。雀啄者。脈來甚數而疾。絕止復頓來。又曰。長病七日死。

黎民壽曰。若雀啄食之狀。蓋來三者而去一也。脾元穀氣已絕於內。腸胃虛乏無稟賦。而不能散於諸經。則諸經之氣隨而亡竭矣。

屋漏

王叔和曰。屋漏者。其來既絕。而時時復起。而不相連屬也。又曰。長病十日死。

吳仲廣曰。屋漏者。主胃經既絕。穀氣空虛。其脈來指下按之極慢。二息之間。或來一至。若屋漏之水。滴於地上。而四畔濺起之貌也。診脈須知。○案雀啄。屋漏。

原出十五難

蝦遊

王叔和曰。蝦遊者。冉冉而起。尋復退沒。不知所在。久乃復起。起輕遲。而沒去速者。是也。

吳仲廣曰。其來指下。若蝦遊於水面。汎汎不動。瞥然驚震。家病指南。決脈精要。震。作搖。

而去。將手欲起。杳然不見。須臾於指下又來。良久准前復去。又如蝦蟆入水之形。瞥然而上。倏然而去。此是神魂已去。行屍之候。立死也。

魚翔

叔和脈賦。作魚躍。

王叔和曰。魚翔者。似魚不行。而但掉尾動頭。身搖而久住者。是也。

黎民壽曰。其脈浮於膚上。不進不退。指下尋之。其首定而未緩。搖時起時。下有類乎魚之遊於水。此陰極而亡陽。則不可期以日矣。故夜半占日中死。日中占夜半死也。

釜沸

王叔和曰。三部脈如釜中湯沸。朝得暮死。夜半得日中死。日中得夜半死。

黎民壽曰。釜沸之狀。如湯湧沸。指下尋之。中央起。四畔傾流。有進有退。脈無息數。夫陰在內。陽爲之守也。陽數極而亡陰。則氣無所守。故奔騰而沸。氣亡則形亡。此所以爲必死也。

右七死脈。原于察病指南。略舉數說。黎氏精要。更增偃刀。轉豆。麻促。二脈爲十怪脈。吳氏脈語。採素問大奇論。浮合。火薪。散葉。雀客。交漆。橫格。弦繆。委上。懸壺。如丸。如脊。如喘。羸脈。及難經關格覆溢。而揭二十四首。張氏診宗三昧。亦博稽經文。以評論之。余謂決死生。王氏診百病死生訣。及扁鵲診諸反逆死脈要訣等篇。已審且悉矣。大抵醫家能診得恆脈。則諸怪異脈。皆可不須辨而知也。故茲不逐一彙次云。

王中陽曰。蝦遊雀啄。代止之脈。故名死脈。須知痰氣關格者。時復有之。若非諳練數歷。未免依經斷病。而貽笑大方也。蓋病勢消燦殆盡者。其氣不能相續。而如蝦遊水動。屋漏點滴。而無常至者。死也。其或痰凝氣滯。關格不通。則其脈固有不動者。有三兩路亂動。時有時無者。或尺寸一有一無者。有關脈絕骨不見者。或時動而大小不常者。有平居之人。忽然而然者。有素稟痰病。而不時而然者。有僵仆暴中而然者。皆非死脈也。學者當細心參探。素定養生主論

薛立齋曰。嘗治雀啄屋漏之類。若因藥餌剋伐所致。急用參芪歸朮薑附之劑。多有復生者。不可遂棄而不治也。

陳遠公曰。死亡之脈。全在看脈之有神無神。有神者有胃氣也。無神者無胃氣也。故有胃氣。雖現死脈而可生。無胃氣。卽現生脈而必死。又在臨症而消息之也。又曰。死亡之脈。現之於驟者易救。以藏府初絕。尙有根可接也。尙時日久。雖有人獲。又何以生之於無何有之鄉哉。有無可

服學辭要

如何者矣。